

高玉宝

高玉宝 著



目 次

第 一 章	鬼子兵来了	1
第 二 章	孙家屯的遭遇	8
第 三 章	两副棺材	19
第 四 章	过年	25
第 五 章	我要读书	41
第 六 章	上工	55
第 七 章	放猪	66
第 八 章	学校门前的风波	81
第 九 章	半夜鸡叫	92
第 十 章	长工们的团结	97
第十一章	大连一月	115
第十二章	在窑厂里	131
第十三章	上山东	145
再版后记		167

第一章 鬼子兵来了

东坡上，农民正忙着春耕，山岔口跑来了一群男女。大家忙去问：“跑什么？出了什么事？”来说：“可不好啦！快跑吧！日本鬼子朝这边来了，一路上，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们那里人被抓去了很多，快跑吧！”春耕的人，看着逃难的人群，都放下手里的活计说：“走，快回家去，把东西都藏起来，把牲口赶进大山里躲躲，……”说着，都收拾农具回家去了。

这时，太平村的村公所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拖着文明棍，一个光着秃脑袋。这两个人看见逃难的人们过来了，那个拖文明棍的一斜楞三角眼，那个秃脑袋的老家伙咧了咧三瓣嘴，两个就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几乎同时说道：“好了，好了，皇军一来，这就好了。”农民们在回家的路上，见拖着文明棍的阎王保长周长安和光着秃脑袋的屯长王红眼走了过来，都知道不会有好事，就恨恨地走开了。

阎王保长周长安，家住在黄家店。以前大家都叫他三角眼，因为他楞不讲理，把三角眼一瞪，象个吊死鬼一样，南北屯子人，没有不恨他的。他家是个大财主，他父亲周春富更恶毒，外人都叫他周扒皮；这老周扒皮，依仗着他大儿子在村上当保长、二儿子在县城当警队长队的势力，成了远近最有名的大恶霸。他家每年雇五六个伙计，可是不知他搞的什么鬼把戏，每年，伙计们都干不到秋天就累跑了。等到秋后，伙计们去要工粮时，老周扒

皮却一点也不给。他说：“活没给我做完，哪能给粮？哪有这样的好事！你们到皇军那里去告我吧，我在家等着。”伙计们都知道他家势力大，哪敢去告，一年的活就白干了。所以，村里的穷人谁也不愿意给周家当长工。本村的人不愿给他干，他就雇从外地逃难来的单身汉，这些人没家没口，无处安身，一进了周家门，就象被戴上了套包、笼头的骡马，一年到头没白没黑的干，给不给工钱都得周扒皮说了算，累死了被扔进南大沟，累跑了也不敢回来给自己找麻烦。周家父子就是这样压迫人，这一带的穷人真恨死他们了。

王红眼本名叫王洪业，牲口贩子出身，是个大财迷鬼。因为他见钱眼红，大家就叫他“王红眼”。“九一八”日本鬼子侵占东北时，他替日本鬼子又探听消息，又带路，领着打下了好几座县城，他也发了大财。后来，在孙家屯落了户，买了房子，置了一百多亩好地。他不再贩卖牛马了，把地都租给佃户，自己却和保长周长安成天鬼混在一起，帮着催租要账。这小子专能出坏点子，不少穷人被他逼得投井上吊，村里人又都管他叫“送命鬼”。

这天，两个人正在高兴地说些什么，保长的儿子周德利，大家都叫他淘气的，提着书包，带着一条大黑狗跑来。这小子头很大，戴个硬盖小帽子，穿的很阔气。他跑到阎王保长跟前，把一封信往他老子面前一扔，说：“给你信！在家哪儿也没找到你，你在这里。”阎王保长连忙把信拾起来，问道：“什么信？”淘气把大脑袋一扭说：“你不知道自己看？你没长眼睛？”扭头就走。阎王保长忙问：“上哪儿去？”淘气回头把挎在肩上的书包一拍，说：“上学去呀！”带着大黑狗走了。王红眼忙问：“保长，保长，快看，是你兄弟来的信吧？”保长把信看了，哈哈大笑地说：“我说皇军这回往铜矿送劳工，准有我家老二跟去嘛，你还不信呢。你看，这

不是他来的信！”王红眼见真是周长泰来信了，高兴得把手一拍，摸摸秃脑袋，说：“噢，……真是他呀！快念念，信里都说些什么？”保长笑着说：“他说皇军回县城去，明天要从咱们这里路过，叫咱们这个村要好好筹备欢迎一下。”“哈哈哈哈！”王红眼笑着说：“那是当然啦。”保长说：“王东家，你是孙家屯的屯长，我是太平村的保长，这一回，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咱们这个山沟里，还没来过皇军的队伍，要好好筹办一下才行。那些穷棒子们，连日本国旗都没做上，欢迎皇军，没有旗可不行，今天你就要叫没有旗的人家快做上。明天一家要去一个人，拿着旗去欢迎，咱们第一保，由我带着到村上集合，一起去，你也要去。你先去通知做旗，回头马上到我家去，商量一下办酒席的事，连皇军的士兵都得筹备慰劳。你别光打哈哈，弄得好，你我都有好处；弄得不好，你可得当心点！我回去报告村长去。”

孙家屯是个三四十户人家的穷屯子，除了王红眼一家有钱外，大半是王红眼的穷佃户。东头第二家穷户，姓高，主人叫高学田，住着三间破房子，种了五亩地。地，只有三亩还能打点粮，另外二亩地，紧靠河边上，三年五年不收成一回。高家每年收点粮食，拿税都不够，一家七口，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又赶上七十多岁的老人闹病，头几天病很重，白木棺材也准备下了，闹的一家人真愁死了，现在老人的病比前几天好了一些，躺在炕上正咳嗽。这时从外屋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又黄又瘦，端一碗药汤，走到老人跟前说：“爹，起来吃药吧。”老人端上药碗正要喝，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说：“妈妈，我饿啦，我要吃饭！我要吃！”说着，就伸手去要他爷爷的药碗。高大嫂忙一把把孩子拉过来，抱在怀里，哄着说：“玉才，你爷爷是吃药呀！你爹抬粮^①去了，待会儿等你爹抬回粮，妈多作点，叫你吃一顿

饱饭。……”

忽听外面有人喊：“家家户户听着！保长的命令，没有日本国旗的户，快做日本国旗！明天早上，一家去一个人，拿着旗，有我和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皇军。谁要不听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办罪！”高大嫂听是王红眼喊叫做日本国旗，心里吃惊，没有吱声。老人在炕上正吃药，忙放下碗问：“屯长喊什么？”高大嫂说：“保长又叫做日本国旗！过去叫做多次，我都没做，明天日本兵要来了！”老人一听这话，气的说：“管他什么军哩，咱就不做。”“屯长才说了，谁不听保长的命令，就送给日本鬼子办罪。孩子他爹和他叔叔都没在家，你有病，又躲不了，我看，还是弄一个去应付应付吧。”她放下玉才，走到东屋，一边唠唠叨叨地骂着保长，一边在炕头上那些破烂堆中找布。哪有什么成块的布！正发愁时，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问道：“妈，你找什么？”高大嫂一看，见女儿玉容拿着一筐苦菜来了，就说：“唉，孩子，屯长叫做日本国旗，你没听见吗？拿什么做呀？”她想了一下，又说：“玉容，你上次拆那几块破白褂子布哪去了？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吧！”玉容才要去找，她又说：“玉容，玉宝怎么还没回来？”玉容说：“他在山上放猪，猪还没吃饱呢。”“唉呀，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猪，狼太多呀，快去看看吧！”“妈，不要紧，东院于志成哥，后街周永学和咱屯子的孩子们都在山上。二叔也在那里给他东家种地，怕什么。”说完，从菜筐里拿出二十多个烧熟的喜鹊蛋，说：“妈，玉宝和志成哥在山上又烧喜鹊蛋吃啦，我还吃了几个，这些是玉宝叫我带回来的。”玉才在里屋听说哥哥叫姐姐带回了喜鹊蛋，高兴得一跳一蹦地跑出来，从姐姐手里抢了两个，跑到街

① 抬粮，即借粮。解放前穷人向富人借粮，借时定下利息和归还日期，到时还不上，要利上加利。

上玩去了。玉宝妈看见喜鹊蛋，可不高兴，忙问：“谁上树摸的，是不是玉宝？”玉容点点头说：“是。”“玉容，到山上去，你可要看着他，可不能叫他上树啊；那样高的大树，有多危险呀！”住一下，又说：“你把破布找出来去洗洗。我到东院老于家你大婶那里找点红色去。”

东坡上，有一帮拾草和看猪的孩子在一起唱戏玩。这些穷孩子，天天都在一起。白天一起上山拾草，拾完草，他们就化装唱戏；晚上又一起跑到后街找周德春叔叔给他们讲《水浒》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左衣兜里装满了小石头蛋，右衣兜里装个打鸟的弹弓，一跑起来，兜里的小石头蛋就哗啦哗啦直响。这天，他手里提着根赶猪的棍子，和于志成、周永学装着周叔叔讲的《水浒》里武松在景阳岗上打虎的样子，唱起了大戏。他们玩得正高兴呢，远远那一帮种地的人里边，有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身子长得很结实，站在地里，忽然高声喊道：“玉宝！天晌午啦！快赶猪回家吧！我们收工啦！”那个装武松的孩子听叔叔喊他，也高声答应道：“知道了！”忙和小朋友们跑到河里洗了脸，各自分手，玉宝就赶着猪回家去了。

玉宝圈上猪，跑进屋去，见妈妈正剪一块破白布，姐姐从里屋端出一碗红色来。玉宝忙问：“妈妈，你做什么？”“做日本国旗呀。鬼子兵明天要到咱们屯子来。……”玉宝一听这话，小黑眼珠都给气红了，没等妈说完，他就抢着说：“妈妈，咱们不做日本国旗。他是鬼子，咱们为什么去欢迎他？你忘了叔叔去年给他东家赶车到县城去，叫日本鬼子把胳膊打断了么？”“孩子，轻点说呀！东院志成他爹，才从大山里跑回来，说那里人被鬼子兵杀了很多啊！”玉宝说：“咱们死也不去欢迎他。不做！”说着，跑过去把破布抢下来，红色也碰撒了半碗。玉宝妈生气了，上去照着

玉宝后背打了一巴掌，说：“唉！你轻声说不行吗？西院王红眼在家里，要是叫他听见，告诉保长，就坏啦！王红眼说了，明天每家要去一个人，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兵，谁不去也不行。你爹出去抬粮，今天怕回不来；你姐姐又是女孩子家，我叫她下午到你姥娘家去躲一下。明天只有你去。……”“妈妈，我可不去，我不能去欢迎鬼子。”“孩子，不要闹了，你不去，保长明天来找，怎么办？”玉宝忙说：“我有办法：明天早晨我不起来，保长、屯长来找我，你就说我病了。”“他要叫你去呢？”“没事。保长来时，我就躺在炕上叫唤，他就不能叫我去。”他妈无法，只得依了他。

全村的人，中午回家吃饭时，听说日本鬼子明天要来，又听于志成他爹回来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抢东西，全村的人都在忙着埋东西。村里的妇女们，早就到远处亲戚家躲着去了。孙家屯的女人不多了，可是，玉宝爹在外面没有回来，爷爷又有病起不来床，还拖着两个孩子，玉宝妈只得把玉容先打发到她姥娘家去，找人捎信叫高学德也到外面去躲躲，等鬼子走了再回来。她自己就在家等男人回来。

第二天清早，保长就来到了孙家屯。见王红眼只集合了几个人，还是老的老，小的小，就把三角眼一瞪，对王红眼说：“你怎么搞的？别的屯集合不起来人，你的屯还集合不起来吗？昨天我怎么跟你说的？”王红眼摸着秃脑袋，咧了咧三瓣嘴说：“保长，孙家屯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那些穷小子们，能跑的都跑了，就剩这老的老，小的小了。”“妇女也行嘛。”“咳！”王红眼叹了一口气说：“怪我昨天少说了一句话，那些姑娘、媳妇也都躲起来了。”阎王保长周长安向人堆里瞅了瞅，又说：“怎么？高学田家里那么多的人，一个也不来，他敢反抗我的命令？现在皇军来了，不去欢迎可不行。”王红眼说：“方才我到他家去了，高学田出

去抬粮没回来，高学德给南屯作月工去了，他姑娘到他姥娘家替他爷爷拿药，……”保长抢着说：“玉宝呢？”“他也病了。”“怎么，他病啦？昨天我还见他放猪，今天就病啦？不会的，我去看看。那小家伙可会装熊啦。”说完，提着文明棍就到玉宝家去了。一进屋，就听见玉宝在“唉哟，唉哟”地叫唤。周保长一看，玉宝还躺在炕上疼得直滚呢，象是真病了。又见老头子也躺在炕上直哼哼，周保长忙叫玉宝：“起来！你什么病不能去？”玉宝没有吱声，他妈给他盖盖被子，说：“他冻着了，昨天晚上闹了一宿呢。”“哼！你们这些穷棒子就是病多。他不能去，你去吧！”“保长，你看，老人有病，孩子有病，他爹和他叔叔都没在家，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这怎么能去呀？”乡亲们都进屋来给玉宝妈讲情。保长怕时间晚了，耽误了大事，就瞪了瞪三角眼，把文明棍在地下一戳说：“好，看大家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们；下回再这样，可不行。”走到门口，又回头说：“有病？小心点，皇军要住这里的房子，他见屋里有病人，就要活埋。”

玉宝妈把保长和乡亲们送出去，忙跑回来说：“孩子，你快起来吧，躺在家里，看鬼子兵来了要惹大祸呀！”“妈，我也没有病啊！玉才，你出去看看，保长走没走？”玉宝又对妈说：“怕他干什么？保长走了，我就去放猪。”玉才出去看了看，跑回来说：“保长走了。”玉宝听说他走了，一翻身爬起来，从屋后跑出去，爬上房一看，见保长和王红眼带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拿着日本国旗，排着队走了。那些人低着头，都不高兴的样子。玉宝心想：他妈的，在家做什么不好？去欢迎鬼子，不如上山去放猪！忙下了房，吃了点苦菜，拿着棒子就放猪去了。

第二章 孙家屯的遭遇

玉宝在山上放猪，放到中午，正要回家吃饭，见正东尘土飞扬，不大时间，跑来了两匹马，上面骑着两个日本兵。那两个鬼子腰边挂着刺刀，胳膊弯挂着枪，使劲打着马，象恶狼一样奔孙家屯去。玉宝看看猪，心想：猪是二姑家给的，叫我把它放大，留着秋天卖了给叔叔娶媳妇用，要是赶回家去，叫日本鬼子看见，给杀吃了怎么办？不如把猪赶到姥娘家去。姥娘在大山沟里住，离这儿七八里路，又不靠大路，鬼子是不容易去的。等鬼子兵走了，再赶回来。于是，玉宝赶着猪，顺着大沟里的小道奔姥娘家去了。

姥娘住在孔家屯，姓白，家中只有三口人，姥娘、两个舅舅。大舅是个残废人，什么活也不能干，只靠着要饭吃；她家又没有地，就指望二舅给财主赶驮子度日。

猪真难赶，走的太慢。天到半下午了，玉宝才把猪赶到孔家屯。一进屯子，见屯里人也在忙着埋东西。玉宝把猪赶进姥娘家院子里，就听姐姐在屋里喊：“姥娘，姥娘！你看，玉宝把猪赶来了。”猪到一个生院子，到处乱跑，玉容跑出屋，也没顾得说话，就跑来帮助玉宝堵猪。姥娘个子不怎样高，是个常有病的老太太。听说玉宝来了，又惊又喜，心急腿慢地出来说：“唉呀孩子，你可把人急死啦！你到哪去了？这会儿才来！你家里不放心，你爹到这来找你呢！”玉宝听说爹来找他，又不见爹，就抢着问：

“姥娘，我爹呢？”“他见你没来，外面鬼子很多，怕你出了什么事，连饭都没顾得吃，又到别处找你去了。”玉宝瞪着黑亮的小眼珠说：“到哪去找我呀？我是从山沟里把猪赶来的。那死猪也不快走，可把我急坏了。”姥娘见他把猪赶来，高兴地给他擦着汗说：“孩子，快到屋里吃饭吧。”玉宝到屋里，姐姐和姥娘把饭拿来，他吃完饭，对姐姐说：“你在姥娘家看着猪吧，我回家去看看爹跟妈妈。”姐姐不让他回家，姥娘也不让他走，叫他等鬼子走了再回家。玉宝对姥娘说：“不行啊！我来时，家里不知道；爹来又没找到我；我要不回家，爹爹和妈妈在家里该不放心了。”姥娘怕他在路上碰到鬼子，怕把孩子吓坏了，还是不叫他走。玉宝说：“姥娘，不要紧。我从山上回家，又不走大路，鬼子兵看不见我。”姥娘心想他要是不回家，他妈在家好不放心了。她知道这孩子胆子大，也长得机灵；又想，一个小孩子，日本鬼子就是看见他，量他们也不能把个孩子怎么样。只得嘱咐一番，叫他在路上要小心。玉宝答应一声，拔腿就跑了。

玉宝从山上往家跑，见路上有几个鬼子兵，逼着老百姓，给他们抬着猪羊，拉着牛马，背着抢来的包袱，嘻嘻哈哈地正往孙家屯走。玉宝心想：坏了，孙家屯怕已住上了鬼子兵，不知妈妈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急得象飞的一样往家跑。天很黑了，才到屯子。不想，才要进屯子，见一个戴钢盔的鬼子兵，端着大枪，枪上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屯子口站岗。玉宝一愣：糟了！这可怎么进屯子呀？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见站岗的鬼子兵忽然端着枪就向屯子外面跑。玉宝忙回头一看，见大路上灯笼火把照得通亮。原来是一大帮鬼子从大路上走来，还抬着一个鬼子的尸首。队伍前面走着三个人：一个是大大个子鬼子军官，一个是王红眼，另一个，细高个，细长腿，脚上穿一双红皮靴，身上穿着鬼

子皮一样的衣服，皮带上别了个手枪，长长脸，大下巴，戴顶日本鬼子的战斗帽。这个家伙，玉宝看见过他，他就是保长的兄弟周长泰，在县城里当警备队长。这回，鬼子送完劳工回县城，他说这条路近，就带着鬼子绕这里走。从小山沟里走，对他有个好处：他伙着警备队和几个汉奸，一路上抢了不少东西，从这走，好顺道把东西送回家。玉宝趴在路旁乱草堆里，听他对王红眼说：“王东家，皇军对咱们贡献很大，是为咱们好才来帮忙呀，那些穷骨头，真是太厉害了，居然敢杀害太君。……你一定负责给太君搞口棺材！”王红眼忙说：“有有有，我们东院高学田他爹有病，前几天赊我一口棺材，就先拿来用吧。”玉宝听说要用爷爷那口棺材，他真急了，回头看看，背后无人，心想：玉宝，你这个傻子，还不快往家跑，等什么？玉宝绕到野地里，一气跑进自己院里。忽听一声“八嘎呀路，什么的干活？”玉宝不知怎么回事，听见喊叫声，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满屋都是鬼子。知道鬼子是骂他，他没有吱声，看看爹妈他们一个人也不在，心中着急，回头就走；正碰上一个鬼子拿了他家两只鸡，玉宝心里一边恨，一边骂：我爷爷病了，我爹要卖了给爷爷抓药吃，这回叫恶鬼给吃了……叫你们这些黄皮狼子吃吧，吃了就叫你们不得好死！

鬼子在邻居家里翻箱倒柜，抢东拿西，真是闹得鸡飞狗跳，人畜不安。玉宝见邻居于老叔担着水桶，拿着灯笼来担水，忙跑过去问：“老叔，你怎么这时候还担水？”于老叔嘟嘟囔囔地骂道：“妈的！我没来得及躲，叫鬼子抓住了，逼我担水喂马。”“老叔，你看见我妈妈没有？”“咱们屯子的人都跑了，谁知你妈跑没跑哇。有些老年人，在西大院里，你快去看看吧。”“我妈妈在那里吗？”“那我可不知道了，你快去找找吧。”玉宝忙跑进西大院一看，院里全是老头和不能作活的人。他见人就问：“看见我妈妈了么？

她在哪里？”有人说：“你到里面去看看吧。”玉宝正找呢，听有人喊：“玉宝，妈在这里，快来！”玉宝听见妈的声音，忙跑过去。妈妈坐在草上，玉才吓得偎在妈妈怀里，一声不吭。玉宝才想问妈妈，家里人都上哪去了，他妈说：“你上哪去了，怎才回来？猪呢？”“妈妈，你不要大声说，叫鬼子听见就坏了。”就把送猪到姥娘家、回来见鬼子杀鸡、抢东西的事，告诉了妈妈。又问：“妈妈，咱屯里的人都躲了，你为什么还在家呀？”“我往哪躲啊？你爹到外屯去抬了四斗粮回来，见你不在家，又找你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你爷爷又有病……”“妈妈，我去找爹去。”玉宝妈忙把他拉住说：“好孩子，外面鬼子很多，直打枪，可不能去呀，你爹会回来的。”“妈妈，我爷爷呢？我去看看爷爷去。”“不，不用去，你爷爷在屯西头老张家场院窝棚里躺着，不要紧；方才我还叫志成他爹给他带饭去了。千万可不能去呀，等明天鬼子兵走了就好啦。”玉宝只得听妈的话，不去了。玉宝忽然想起棺材的事，忙拉着妈妈说：“我爷爷的棺材，叫王红眼给鬼子了。”“啊？”玉宝妈惊慌地问：“是真的吗？”“是真的。我在街上听王红眼说的。”“唉呀！这下子可怎么办呀！今年全家可别想活了。”“妈妈，怎回事？”“唉呀，天呀！……”玉宝还没问出是怎回事，听见外面有个老年人破口大骂，又听见鬼子喊：“花姑娘，花姑娘，哈哈……花姑娘！”玉宝妈可吓坏了。玉宝忙跑到院门口去看，见伪警备队长周长泰和王红眼两个，带着一帮鬼子到处找姑娘媳妇。姑娘媳妇早就跑到大山里去了，只有一个五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婆婆，姓刘，她不能跑，躲在家里；鬼子找不到姑娘媳妇，就把那刘老婆婆抓来了。那老婆婆被鬼子推着，又撞又骂，周长泰给骂火了，恶狠狠地喊道：“住口，看我宰了……”话音未落，刘老婆婆已朝着声音扑上去，啪的一声，狠狠地打了周长泰一个耳光。紧

接着又见刘老婆婆一拳向一个鬼子脸上打去，把那个鬼子打了一个趔趄。鬼子端起刺刀就向刘老婆婆身上刺去。刘老婆婆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两步倒下了。周长泰一边摸着被打肿了的嘴巴，一边不干不净地骂人。玉宝气得直跺脚，心想：我要是个大人，非过去打他们不可。才想去告诉妈，又听鬼子喊：“喂，哪里花姑娘的还有？”王红眼说：“走，咱们到西大院去看看。那里要没有，恐怕都跑了。”这下子可把玉宝吓坏了，忙跑回去对妈妈说：“快走！快走！王红眼带鬼子来找女人，刘奶奶给鬼子杀死了。”玉宝把妈妈带到大院西北角，那里有一个大草垛。玉宝从东面拉开两捆草，说：“妈妈，你抱玉才快进去，里边能藏好几个人。这个草洞，谁也不知道。”原来玉宝和小朋友平常晚上玩“藏猫猫”时，为了不叫小朋友找到他，他没事就跑来扒草洞，扒了好几天，才扒出来这个大洞子，玩的时候，他藏在这里，谁也找不到。有天晚上，他和小朋友玩，藏在这里，一下子睡着了，睡到第二天晌午才回家，家里人都吓坏了，他妈妈再也不叫他这样玩啦。这个洞子，他有好久也没进来过了，今天正好让他妈来这里躲鬼子。他妈和玉才刚爬进去，王红眼带着鬼子闯进院来。玉宝来不及躲藏，心里吓得怦怦直跳，忙小声告诉妈，千万不要吱声，就抱草把洞口堵死了。鬼子听见草响，“哇啦哇啦”一大帮，端着刺刀过来了。玉宝想往旁边躲，也来不及了，就机灵地脱下裤子装拉屎。鬼子端着刺刀跑来，用手电一照，见是一个小孩在这拉屎，忙捂着鼻子就往回跑。王红眼说：“这里没有，咱们再到别处看看去。”玉宝吓了一头汗，见王红眼领着鬼子走了，忙爬进洞口去，用手把两捆草一拉，堵死了洞口。玉宝说：“妈妈，鬼子走了。”妈忙把他拉在怀里说：“唉呀孩子，可把妈吓死了。”“妈妈，方才你说咱们家今年别想活了，是怎么回事？”“唉！孩子，

你爹把才抬来家的四斗粮全放在棺材里，鬼子抬去棺材，那粮还能有吗？”说完就难过得掉下泪来。玉宝见妈这样，就要回家去看看。妈妈一把拉住他，说：“孩子，千万可不要出去，你睡觉吧。”

玉宝趴在妈妈腿上，两眼瞪得圆溜溜的，哪里睡得着。他妈也没睡，又担心，又害怕。担心的是玉容在她姥娘家，鬼子会不会到孔家屯？玉容不象玉宝胆子大，要把孩子吓坏了怎办！害怕的是鬼子再来找女人，该往哪里躲？方才要不是玉宝机灵，可就全完了。她低头想看看玉宝，黑洞洞的，一点也看不见。她用手摸摸孩子的头，心里说不出的疼爱。想起那口棺材，那是花三石五斗粮向王红眼赊的，秋天还得给人家五石粮呀；棺材里放的是一家七口的活命根，抬来这四斗粮，全家要用它活到秋天呀，这下子怎么活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听见外面马蹄声、脚步声过去好一阵了，忙推推玉宝说：“玉宝，玉宝，你出去看看，鬼子走没走。”玉宝听妈叫，唿的一声爬起来，忙推开两捆草一看，天早亮了；又跑到大街上，见鬼子早走了。那些被烧塌了的房屋，还在冒着青烟。他正握着小拳头骂鬼子呢，听背后有人叫：“玉宝，你在这作什么？你爹昨天晚上回来了没有？”玉宝回头一看，原来是叔叔高学德。玉宝忙跑过去说：“叔叔，我爹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又忙把家里的事全告诉了叔叔。高学德气的拉着玉宝说：“坏啦，昨天晚上你爹到处找你。会不会被鬼子……”玉宝忙抢着问：“叔叔，我爹是不是给抓去了？”“不一定。走，回家去看看。”玉宝说：“叔叔，你先走吧。我去叫妈妈去。”玉宝跑回去把妈妈和玉才叫出来，母子三人走到街上一看，唉呀，村里叫鬼子给糟蹋得乱七八糟啦，邻居们还没有回来呢。他拉着弟弟和妈妈走进院，见院里鸡毛、猪毛，一堆一堆的，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给打坏了，连锅台都给搞倒了。玉宝忽然听见屋里有人在喊叫，急

忙跑进屋去。玉宝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爹爹昏昏沉沉地倒在地上，叔叔在那抱着他正叫喊呢。玉宝急忙跑过去喊叫着“爹爹”。他妈不知怎回事，也来叫她男人。大家叫了半天，玉宝他爹才苏醒过来，说道：“这回可怎么活下去呀！”大家见他好了，心里松开一口气，可是，棺材没有了，大家还想找找那四斗粮，粮早已没有了，一个个都又难过起来。原来，高学田昨天晚上找不到玉宝，回家时，见屯子边上到处是鬼子的哨岗，又见鬼子抓人，刚进屯子口，就见几个拿枪的鬼子朝他奔来。他一口气跑进了山里，鬼子在后面又喊又追。因为天黑看不见路，跑得又急，不小心，从山梁上滚了下去，把他摔昏过去了。等醒来时，天已大亮，听听村里没什么动静了，才拄着个干树棒子，一步一步地回到家里。进院一看，家被鬼子折腾得乱七八糟，棺材和刚抬来的粮也没有了。一气之下，又昏了过去。

大家正难过，外面进来一个一手扶墙、一手拿棍的白胡子老头。玉宝小眼睛快，看见就喊：“妈妈，爷爷回来了。”忙跑去扶着爷爷。玉宝妈忙拿来一个小凳，说：“爹，你坐下歇会儿吧。怎么自己回来了？”老人气气呼呼地慢慢坐下说：“咳，这是什么世道啊！昨天晚上，那个刘老婆婆不依鬼子的，就和他们拼了起来，被那些畜生用刺刀挑死了。”老人看看家中被鬼子破坏成那样，棺材也没有了，又气又难过。他见全家都这样难过，只得安慰大家说：“别难过了，还好，猪还叫玉宝送到他姥娘家，没有叫鬼子给杀吃了。快把它赶回来换点粮，全家还要活下去！”玉宝听说要卖猪，忙说：“爷爷，你不是说，这猪留给叔叔娶媳妇用吗？”“唉，现在这个年月，还能顾得那些——那事等秋后再说吧。眼下吃的要紧呀。”玉宝哭着，趴在爷爷腿上，怎的也不叫卖猪。这口猪是玉宝一人亲手喂大的。拿来时，才是十几斤的一个小猪

崽，那时，爷爷对他说：“这猪是留给你叔叔娶媳妇的，你得好好放它。”家中没有粮喂它，玉宝就一面放它，一面挖苦菜喂它；现在长有六七十斤了，他怎能舍得卖呢。爷爷摸着玉宝的头直叹气。高学德站在一旁说：“卖了吧，我不娶亲了，……”停一下，高学德生气地说：“鬼子这样糟害人，还能活得下去？我看就得豁上性命不要，和鬼子拼了。”爷爷气得说：“你今天怎么不拼？事后来空话，还不是白搭！”停了一会儿，高学德又说：“我明天就走，出去闯一闯，不能在家等着死啊！”玉宝过去拉着叔叔说：“叔叔，我也要去。你带我去，好吗？”高学德看看玉宝，拉着他的手，奔街上走着说：“我带你去……”话没说完，只听一个怪声怪气的家伙在背后说：“哈哈，好呀，高学德，你弟兄两个胆子真不小呀！敢反抗我保长的命令？”

叔侄二人回头一看，见是阎王保长。他还带来七八个鬼子，押着好几个壮丁，正挨家抓人呢。高学德放下玉宝就想跑，已经晚了，叫鬼子抓住了。周保长斜楞着吊死鬼的三角眼，奸笑着说：“哈哈，好呀，你弟兄胆量真不小！皇军要回县城，你们不去帮着送一送东西，还敢反抗我的命令，到处乱跑。我看你再跑！今天北路上又过皇军，你去给出出力吧！”高学德狠狠往前挣了几下，口里骂道：“你们这些杀人害命的坏蛋，杀不死我就要跑！”玉宝瞪着眼睛，气冲冲地说：“叔叔，不去，他是鬼子……”玉宝话没说完，周长安一脚把他踢倒了。回身又对小个子鬼子军官说：“太君，进屋看看吧。”带着一帮鬼子又往屋里走。玉宝见事不好，心想，要叫他们进屋，爹爹还会被抓去。就忙跑到门口堵着保长，大声喊：“家里没有人……呀，家里没有人！”他喊的声音非常大，是想叫家里知道信，叫爹爹妈妈快跑。那小个子鬼子军官见玉宝喊叫，眼珠子一瞪，嘴上那点小黑胡子向旁一歪，跑过去